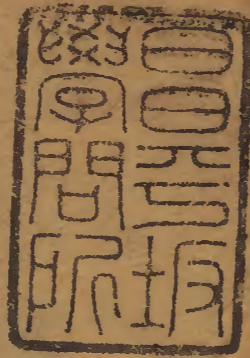


小學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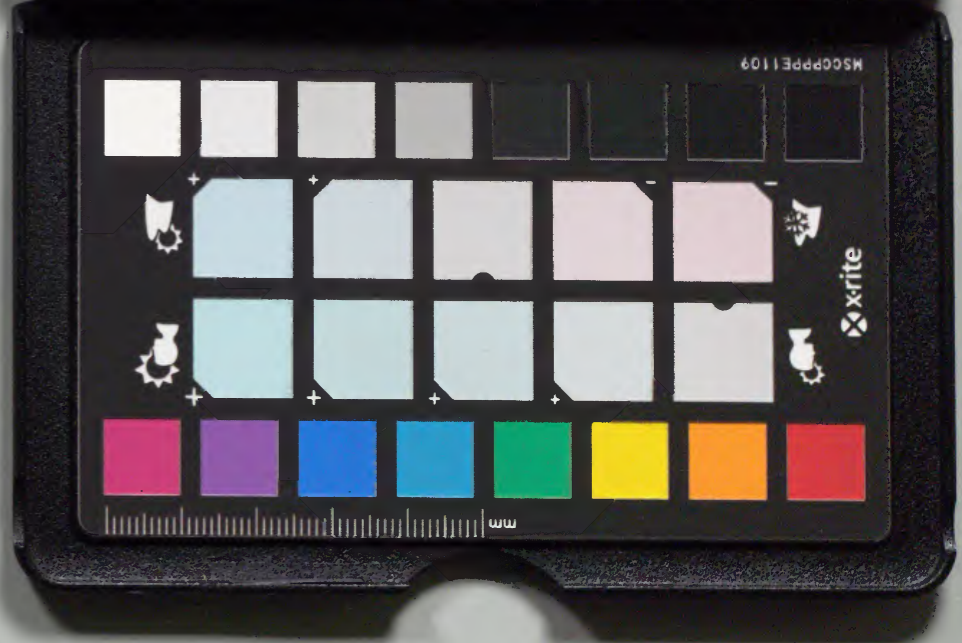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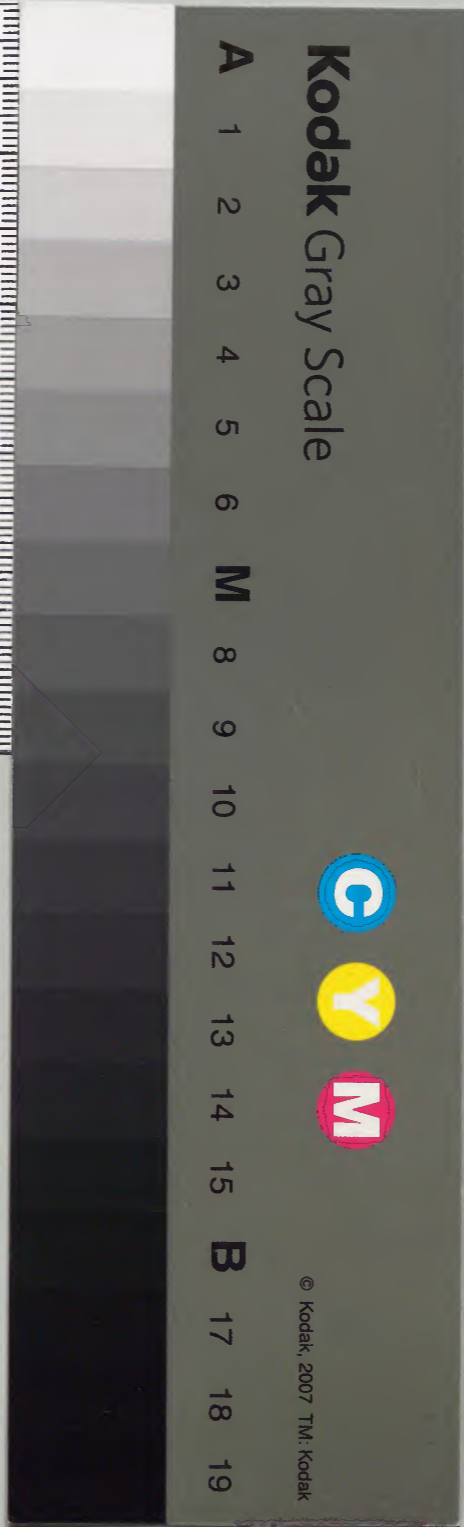
廿一廿二



漢書門			
三	九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類	類	類

內閣文庫			
五	二	漢	
函	四	書	
冊	六	類	
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68	
冊數	32(16)		
函號	297	92	





小學考卷二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三

僧行均龍龕手鑑

讀書志三卷

存

淺草文庫

僧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乃印度之宏綱觀跡成書
寔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
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
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于沮誦代結繩于既往
成進牘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

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程邈變小篆爲隸書蔡邕
刊定于石經東哲網羅于竹簡九流競驚若百谷之
朝宗七略遐分比衆星之拱極尋原討本備載于埤
蒼廣蒼叶律諧聲咸究于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
文聞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矧復釋氏之
教演于印度澤布支那轉梵及唐雖匪差于性相披
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
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
原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郭遂但
顯于人名香嚴惟標于寺號流傳歲多鈔寫時訛寡
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多惋歎不逢敏達孰爲編

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
晉善于音韻閑于字書觀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
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辨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
六千四百卅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
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
奉師資詎假擔簦立袿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
添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俯仰
而強爲抽豪矧以新音徧于龍龕猶手持于鸞鏡形
容斯鑿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
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列之又撰五音圖式附于後
庶力半功倍垂益于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

七月一日癸亥序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
沈括夢溪筆談曰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
訓話凡六十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
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
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
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
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
後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晁公武讀書志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
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
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
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
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
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
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
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錢曾敏求記曰龍龕手鑑四卷燕僧行均字廣濟俗
姓于氏編龍龕手鑑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
聲列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
千四百餘字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
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按耶律隆緒統和
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是時契丹母后稱制國勢

小學考
三
強盛日尋干戈唯以侵宋爲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古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制序垂此書于永久豈可以其隔絕中國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今此本獨流傳于劫火洞燒之餘序鈔蠹簡靈光巋然洵希世之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案此本爲影

鈔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尙存其紀年實作統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又文獻通考載此書三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隔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歟其書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後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補實用其例而小變之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行均因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所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輯

雖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經賢愚經中諸字以
補六書所未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
書中字爲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
括又謂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遼
一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參俗體亦
間有舛譌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寶
貴也

按是書亦作龍龕手鏡當是宋人翻刻時避
廟諱嫌字于是改鏡爲鑑後人遂不復有作
手鏡者矣攷沈存中夢谿筆談所傳猶作龍
龕手鏡

張有復古編

讀書志三卷

存

陳瓘序曰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
者之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
隨器大小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
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
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
書小學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棄本根而尋
枝葉認漚體而舍溟渤譬猶壓沙取油用力雖多而
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習篆

籀行筆圓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
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解元豐中予宦於吳
興見其用心之初今念有九年然後成書凡集三千
餘字名曰復古編其所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
六書離析偏旁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糟
粕固以永矣又取一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說
可玩而不足以銷人之意譬猶入海筭沙無有畔岸
運籌役志迷不知改豈特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
哉往楊子雲留意古道用之于元或笑其自苦或譏
其作經然子雲意在學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
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醬醜之語足以發子雲之

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
忘復古之志者不可謂之難得也哉謙申用心于內
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予方杜門待盡亦讀
法界之書嘗聞棗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
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卽是邪道不可學也予嘗三
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遊
爾堯舜禹皋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
法哉致遠恐泥尙不可以達轍樣而况大學之道乎
後之好古者觀俗尙論將有稽于此焉大觀四年十
一月

程俱後序曰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

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
不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天支左誦右夫人
而射也稱養叔鈞弦挂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
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
且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
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他書餘藝一不入
于胷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
復古之編是已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
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
唯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
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圓繩直不爲不工而
筆力勁古尠復鉉比今有自振于數千載後獨悟周
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復古
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仄從
衡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
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奇妙
技于言意之表守古學于寂漠之瀕固非淺俗之所
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
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
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之於學
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旣得之又能守其所
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

得於今必得于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次
叙如此政和三年歲癸巳九月朔

楊時復古編後序曰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則圖書之文天寶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
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
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
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
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原可知矣三家之
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于時雖去古浸遠而
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
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

有司舉劾之今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
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
興張有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餘年矣而其
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
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于斯也
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予求文以爲序
予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于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
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
並驅爭先云

晁公武讀書志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劬喜
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

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
自陽水前後各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
此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
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俾有書之
魏字從山攄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窺不從
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
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強晚著此
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浙江采集書錄曰有自幼攻小篆年六十成此書本許氏說
文專辨俗體之訛凡有三千言李巽岩稱其辨形聲分點
畫剖判真僞計較毫釐視徐楚魯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

四庫全書提要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

一書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

譌以四聲分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
俗體則附載注中猶顏元孫千祿字書分正俗邊三
體之例下卷入聲之後附祿辨證六篇一曰聯縣三
日形聲相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
異六曰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爲精密然惟以說
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
隸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
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書
序稱其嘗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作隸

小學考
體書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爲林攄母譔墓碑書魏字作巍終不肖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巍字下註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不以爲俗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爲通人之論視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相去遠矣此本爲明萬歷中黎明表所刊字畫頗爲清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瓘程俱前後序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錢大昕跋曰曩予與弟晦之論俗書之譌謂條當爲修薩當爲薛自矜叔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樛璜禰韻塾劇坳辨球皆徐新附字笑爲李陽冰所加而誤似爲正文琵琶乃搥把之譌而以爲批把凹凸乃窅突之俗而以爲坳埵突古作去後人譌爲凸字認古書作仞而以爲訥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秒果與突須與湏畐與荅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吳氏均增修復古篇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吳均譔但自署其字曰仲

小學
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凡例稱注釋用黃氏韻會而書中分部全從周德清中原音韻則元以後人初張有作復古編辨別篆隸之譌異持論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畫而不復泛引訓詁其說亦頗簡要均乃病其太略補輯是編所分諸部皆以俗音變古法而所載諸字又皆以古文繩今體其拘者如童子必從人作僮之類率滯礙而不可行其濫者如仝字之類引及道書又蕪雜而不盡確所分六書尤多舛誤如艘字爲國名孫字爲人姓階字訓等差賓字訓客環字訓繞之類皆謂之假借則天下幾無正字矣其書自平聲至入聲首尾完具而每韻皆題曰上卷殆尙

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無足惜也

戚氏

崇僧

後復古編

一卷見黃潛文獻集

未見

黃潛撰戚君墓誌曰君諱崇僧仲戚其字也永康人所著有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于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旣弗及上

陳氏 恕可 復古篆韻

見陳旅安雅堂集

未見

陳旅譔陳恕可墓志曰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台州人以祖戶部侍郎綺廕補將仕郎咸淳十年中銓試授泗州虹縣主簿內附後官至松江府上海縣丞

秦不華 重類復古編

千頃堂書目十卷

未見

元史秦不華傳曰秦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各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

對策大廷則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遷台州路達魯花赤卒追封魏國公謚忠介秦不華善篆隸溫潤通勁常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文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劉氏 致 復古糾繆編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完顏 希尹 女直大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

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
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
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
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

金熙宗女直小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
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
謂之小字

土氏伯六義字原

二卷見吳師道禮部集

未見

吳師道撰王先生行實曰王柏字令之婺之金華人
學于何基咸淳十年卒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於朝
贈承事卽賜諡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
頤也宋季近臣嘗言其學行於朝下郡錄所著書先
生不以出有六義字原二卷

戴氏侗六書故

焦氏經籍志三十三卷

存

凌迪知萬姓統譜曰戴侗字仲達仔弟登淳祐第由

國子簿守台州德祐祕書郎召繼遷軍器少監亦辭
疾不起年踰八十卒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
篇

侗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
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
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
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
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
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
者入學之門戶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
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

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
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始無傳焉夫不明於文
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龔於律而議
樂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今先人旣以是教
於家且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
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
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抑其所知亦焉敢自
是乎哉始藏家塾以俟君子

趙鳳儀序曰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齟
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中本原也獨立爲文判合
爲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

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流傳轉易偽謬
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公侗獨能
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忒定其部居
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据示有徵也
析爲部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
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
之父蒙從學於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爲
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
孫奎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
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旣鈔三書與郡志明年捐奉
稟以倡刻而皮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

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
以哉

崔銑書後曰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
部馬谿田伯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共錄之谿田送
予史一人予自備三人封部馬宗堯相一史錄及半
予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及故
牘書者是也尙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
閱歲予走書告于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今
界方楷書者也挈正名物辨析義理覈而當矣未之
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則
得命意之要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

古失之億且鑿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戴侗撰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
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
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
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
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
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
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
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
假若草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
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

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注旣用隸書又皆改
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
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
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
鼎偏旁不能全有郤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
多不知如日本音景加山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
之官卹字不從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矜
爲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
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
誤等字引作證據鎗鍾鏊錒屎尿等字以世俗字作
鍾鼎文卯字解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

其詆謫甚至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毗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按此書分列四百七十九目各以字母統字子前有通釋一卷

何氏中補校六書故

三十一卷見揭文安集

未見

揚侯斯撰何先生墓志曰先生諱中字太虛撫州樂安人著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

吳邱氏衍周秦刻石釋音

焦氏經籍志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衍字子行錢唐人初宋淳熙間有楊文昂者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至取瑕邪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爲之而削去鄭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共爲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叙石鼓次第與薛尚功楊慎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卽朱彝尊據以編石鼓攷者也

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
卽潘迪音訓與衍是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
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掇言人人殊
不足異也至所正詛楚文二字糾之爲縫其說於古
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遷之爲遂則遂
遂二字詛楚文石本版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
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
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吾邱氏衍續古篆韻

焦竑國史經籍志作鐘鼎韻

述古堂書目六卷經籍志一卷

未見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續古篆韻六卷衍字子行其生
平見潛溪傳中此則趙靈均手鈔本小宛堂中藏書
也

吾邱氏衍學古編

焦氏經籍志二卷

存

衍自序曰干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樞梁大材也
窒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此道則達於此道矣
旣達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汨使
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與達斯謂
之道偶得此因寫爲學古編序夏溥叙曰余在杭識

吾邱先生時年二十有七矣先生住生花坊一小樓樓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高弟子齮下樓授書客至樓僮輒止不使登通爲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大聲曰此樓不易登也先生卽曰此客不易得也坐有婆人潘昧問余從越中來有所作乎余舉來見先生詩大喜余綠雲如聽晚簫吹之句因示余簫并兩鐵如意一舊者頗拙一新者先生特以爲佳東壁上數本皆秦漢碑壁下一几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二紙列几上者爲遺今尙在後余數登僮不止也先生每語余篆書大抵皆今三十五舉之語然余候先生好

情思多求諸人寫私印見先生卽捉新筆書甚快寫卽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寫可證也先生姓本吾邱其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最懶放懷真樂飛丹霄此數印串鼻韋小帶常在手摩弄之蓋欲和其四稜令其古意先生眇左目右足跛然其風度纔一言一笑問皆令人喜雖不言不笑時亦有韻遂變宋末鐘鼎圖書之繆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炎一日求登先生樓樓僮堅止之不得登使通此廉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主一得學古編周

秦石刻釋音近代各公書亟刻入版因附書余見先生時以告主一并法學古編目序意為序其下

危素叙曰學古編者逸人吾邱君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變遠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數十年而後得一人焉以是名世蓋難矣常人之情狃於近習豈能使之人人求古藝於亡滅壞爛之後邪六書且然况乎先王之禮樂哉吾邱君隱於武林闡闡間高潔自持尤攻篆籀此編之書可一洗來者俗惡之習而趨於古矣曹南吳君主一篤嗜古學刻此編家塾附以吾邱君周秦石刻釋音及唐宋名人書稱其用心甚勤吾邱君著書之志庶幾有所託於永久推明

乎先王之禮樂吳君亦將有志焉吾邱君諱衍以不苟合於俗人不知所終從游之士招其魂葬之永康胡先生長孺實為之銘吳君名志淳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翰林侍讀學士豫章揭公皆重愛之故又以虞公石鼓字畧好古齋銘揭公隸書行附刻其後

陸深書學古編後曰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間為校正數字重次第之託吾友姚尙綱錄之以便考觀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學古編一卷私印之作絕盛于

元子行獨精其藝觀其三十五舉深心篆籀之學能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故子昂亦效其法虞揭諸公皆愛重之人品高潔非獨游於藝以成名也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專爲篆刻印章而作摹刻私印雖稱小技而非精于六書之法必不能工宋代若晁克一王侏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各有譜錄衍因踵而爲之其間辨諸譌謬徐官印史謂多采他家之說而附以己意剖析頗精所列小學諸書各爲評斷亦殊有攷核其所論漢隸條下稱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數是原本當爲上下二卷今合爲一卷蓋後人所并也

按乾隆四十一年子行裔孫進字以方校刊是書於海鹽與子行所著閒居錄合刊有曲阜桂馥著續三十五舉一卷馥自叙曰摹印變于唐晦于宋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也因續舉之翁學士方綱叙曰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侏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行誤以嘯堂爲球今追改之不主於糾也

小學考卷二十二
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
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

小學考卷二十二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四卷

鄭氏 杓 衍 極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何喬遠聞書曰杓字子經羅原人泰定中官南安縣
教諭與陳旅爲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紀載三篇
周瑛序曰衍極五篇元延祐中莆田鄭子經氏所著
至治中同邑劉能靜氏所註釋其書雜考古今書法
而求其所謂中者泰定初龍溪知縣趙敬叔嘗梓行

于其邑中矣今刻本已不可見江西吳聘君與弼得鈔本令門生饒煜輩錄之譌謬頗多上饒婁克貞學于聘君之門初請弗與固請乃得之成化辛卯婁君游南京與予論古人問學不輕授受談及張長史授顏魯公鍾書十二法因出以示予予觀未終版輒收去時行人司副周近仁方購異書予以告近仁近仁固請以歸期以達旦奉復周君因解釋原帙羣手鈔錄中間轉益訛謬此本就周君得之其卷帙仍舊但後序并附錄移置卷末此其少異耳始予年四十乃學書苦無師承所及見者姜氏夔書譜李氏溥光書法趙氏撝謙學範陶氏九成書史會要及翰苑菁華

諸書然反覆推尋未得要領意者羲獻微論或藏山陰會稽諸故家而博學舊識或有能誦其法于千載之下者往往訪而未得詎意正言奇論出自故鄉而他郡博識顧先得之此予微不足于克貞之獨善而有感于近仁之多能使予得以出于徑途之迷也婁堅重刻衍極序曰沈行叔年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渺上溯篆籀下逮分隸有遺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衍極一編有當於心將刻而公之同志猥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

小學考
揉何知尼父緣飾爲之比干盤銘所未見也季札墓
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諧聲意在尊
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蒙吾不知其要
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複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
爲問答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
訾以作備創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
臣始也虞毆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
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法而自臻其妙莆陽以飛
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數帖筆似勁耳結
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謂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
評最後天五行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漈是憑刀

涿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
隸乃間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
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學家昧自庶
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宏行
叔以爲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
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
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却胡床而還
席地脫中帽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異同文之
化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自蒼頡迄元代凡古人篆籀
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采而上之

作衍極堂以藏其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又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蓋究心斯藝故能析其原流如是也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原流二圖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脫誤文注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善謹合兩本參校補遺正誤復還舊觀其注爲劉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靜號原範莆田人其名載林承霖莆陽詩編亦見書史會要蓋亦文雅之士云

趙氏

與葺

汗策

見戴表元剡源文集

未見

戴表元誤墓志曰君諱與葺字君理奉化人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未仕所著于字書有汗策

釋

八思巴

蒙古新字

見元史

未見

元史釋老傳曰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

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

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朔像云

吳澄南安路帝師殿碑曰宣政院臣奏請起立巴思八帝師寺殿玉音曰俞各省各路臣欽承惟謹中順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臣常山言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忠武公先臣右侍儀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歷事先朝世篤忠貞臣被命守土爲臣之禮敢有弗虔於是躬董其侍得茲地於郡之東購良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宏敞大稱明時尊尙有人之意遺其屬縣儒學臣陳芻實走臨川俾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臣吳澄文其碑守臣所欽者上旨也

雖老病退閑之小臣何敢以固陋辭欽惟世祖皇帝
混一區夏創建法度遠近大小文武之材各適其用
帝師佛教之統也翊贊皇猷爲有力焉爰自古昔聖
神君臨萬邦因時制作各有不同鴻荒之世民淳事
簡結繩而治之至於黃帝始命其臣蒼頡肇造書契
乃有文字以紀官政以糾民慝更數十年而周之臣
籀頗捐益之名爲大篆又數百年而秦之臣斯再損
益之名爲小篆且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遵
而用之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而畧變其
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
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皇元國音與中土

異則尤非舊字之所可誤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
爲皇朝制新字字僅千餘凡人之言語苟其有音者
無不有其字蓋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意
或諧其聲大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新
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
一皆以聲爲主人以口授而耳聽者也聲音之學出
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之學有龜茲人來至傳
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婆陀力有曰雞識有
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侯
利筴其別有七於樂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
調於字爲喉牙舌齒唇半齒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遺

教聲學大原而帝師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度如天無所不容聖鑒如日無所不照所以狗近臣之請而致隆致厚以示報也先是南安守臣教養蒙古字生一新其學舍可謂知所重矣

楊氏桓六書統

焦氏經籍志二十卷

存

元史楊桓傳曰桓字武子兗州人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遷祕書監至元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未幾陞祕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桓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

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源流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桓自序曰文字何爲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濟變通備遺志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不免有所遺忘終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政教遺訓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絕於是文字之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謂至矣人皆至累文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一文一字之間卽至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爲人與天地並立之義蓋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

贊化育之功而後能參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也如制
義字而爲義在我之意蓋人制義由已而由人乎哉
如人言爲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爲誠凡言必當以行
成之也如心直爲惠曰正爲是如此者不能備陳文
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自童幼讀書旣
冠卽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
刻輒倣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端得六書之名少長
讀周禮始知學書爲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
者雖屢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觀前宋杜從古集篆古
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已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
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慎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

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間注曰此象
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畧而不說但類集篇褻而已
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其所以引而不
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深惟此意輒不自
量嘗欲悉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爲六門冠以六書
之目恒窘以生理縈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
召至京師侍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
其宿志明年校書太史院秩滿再調秘書監丞俱清
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以凡文字之
有統而爲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別
有十日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

小學考
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意其別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別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別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其別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

聲六曰假借其別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鍾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悉復其故以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創之也但周室旣弱諸侯疆暴書不

小學考
九
同文六體變異秦統一之後盡得用史載籍之正乃
削諸侯之紛雜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
也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文與籀文閩省亦微自
原而流皆不出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末殺首
尾勻圓之異耳至鍾鼎款識之文以其古人欲刻諸
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省文而已凡集文字
總主於聲各者內古文重者大篆重者鍾鼎重者小
篆重者譌謬別出者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寔
因許氏說文而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
於其下直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而未敢取
者仍有說文舊書在旣曰未曉未識敢忘取以自欺
乎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斯
愚之所願也

倪堅序曰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
獲交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先生楊公
在秘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
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世變
曰下文字闕六字古以變闕十六字凡三起艸而成
是編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
愚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書
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鐘鼎薤葉等書皆絕
無聞絕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

史籀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篆羲農穗之變也史籀之大篆顓頊科斗之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霸去籍於七國焚書於孤羸而李斯始變頡籀二篆省文而爲玉筋亦曰小篆旣而戍役興獄事繁程邈又變篆爲隸以趣約易史臣謂施之徒隸故曰隸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絕說者以謂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草始於漢初不知作者爲誰他如署書稟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古文時人無能知者孝宣

嘗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問爰禮等能言頡書徵爲小學元士雄又采禮說以續頡而固又采雄孝和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慎又采史籀斯雄之書以解逵而錯又解慎此則頡籀之變而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曹喜學斯而學之蔡邕雖采斯喜之說爲雜形而不如淳韋誕師淳而亦不及又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出於晉之汲冢而頡籀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爲不誣蓋籀者頡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興謂斯

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則有同而異者焉許氏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氏之變也其自叙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叙又參天地之化合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蓋得古人不傳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愚亦謂是爲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變在此彼彼之變變古而降爲今此之變變今而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慎之子冲

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與許氏之書並行於世而相傳不泯矣守義奉朝檄往浙江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曰先君子辱知於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愚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槩以俟後之君子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孔子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魯城南之三里許曰達泉疏而爲辛泉因以自號云

劉泰序曰六書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

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
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
有餘而心不放矣况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義之明
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
而學之也抑書之奧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
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曰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
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
形爲六書之首如○卍之類○陽精其體常盈卍陰
精其體多缺而藉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
二曰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旣異其文又不一而足故
模衆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𠂔𠂔之類取義兩人相

𠂔爲𠂔兩人相心爲𠂔也三曰指事文旣成於象形
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爲其
實亦莫不因其自然之理也如𠂔𠂔之類指其𠂔之
下者爲𠂔指其𠂔之上者爲𠂔也四曰轉注指事之
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轉相附注以足其意如
𠂔𠂔之類𠂔从耳从口从𠂔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
中𠂔則人在士上𠂔又士之大者𠂔从臣从寶省以
其臣有守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轉
注所能盡故於形之傍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
之如𠂔𠂔之類从日以童龍爲聲也六曰假借其聲
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一字兩用以足之也如

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爲上聲除去字取善聽也借爲
取舍字此其大畧至於脉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矧
又有溯原以復古正韻以達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
作隸字旣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
作文字不徒記事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鬯爲之類
孝是善事父母之名从老省子在老下老在子上承
事之所謂老者安之也尊本酒器象口有益腹有文
兩手奉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序言但指其
當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
隸字旣失其本真則此意何以明哉斯辛泉先生所
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徹物理

六書奧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心推求注釋
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教之妙發其所
未發以新天下後世之耳目可謂方今之盛典也苟
存心於游藝者後一觀之於世教豈謂小補哉先生
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
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重至
美之意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至大丙申其子守義進於朝
詔下江浙刻版有翰林直學士倪監序又有國子博
士劉秦後序而桓自序爲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
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

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案周禮注

作形聲蓋從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

聲四例大致因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

二例則桓以意鉤稽自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

鍾鼎文次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

惜其數少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譌謬

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

舊蓋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即在於是故其

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得

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也有

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

以注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聲指意一

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聲不借意有借意不借聲

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

有借諧近聲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

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輾轉迷替見於不可究詰蓋許

慎說文為六書之祖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繩之

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閔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

者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偁而改錯其支離破碎

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字變亂古

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

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

小學
此置之不錄則相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正以廢之者茲其義矣

楊氏桓六書統源

焦氏經籍志十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六書統備列古文篆籀此書則傳取說文所無或附見於重文者錄之六書統所載古文自憑胸臆增損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書皆說文不載之字本無篆體乃因後世增益之譌文爲之推原作篆卷一以會意起僅一十一字次指事

僅十四字合轉注爲兩卷其卷三至十二皆諧聲字獨闕象形一門名曰六書實止五也桓好講六書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說皆妄生穿鑿不足爲憑其論指事轉注尤爲乖異大抵從會意形聲之內以已見強爲分別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聲指形以意指形以聲指意之屬其轉注有從二文三文四文乃從一文一字從二文一字從一文二字之屬蓋字學至元明諸人多改漢以來所傳篆書使就已見幾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導其流周伯琦揚其波猶閒有可采未爲太甚至桓與魏校而橫溢旁決矯誣尤甚是固宜宣諸戒律以杜變亂之原者矣

樓氏有成 學童識字

千頃堂書目

未見

吳萊撰樓君墓銘曰君諱有成字玉汝義烏人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叙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莠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

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謇小學學童識字曰少涉事日踈造理日窒任私臆決顛到錯選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况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玉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

李氏 文仲 字鑑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文仲自序曰倉頡仰觀天文奎星圓曲之象俯察地

理萬物之宜遂爲鳥迹蟲魚之書由是文籍生焉上古之書代莫得聞蓋世之遐雖有存者而不能論也周禮保民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六者制字之本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則謬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秦丞相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因

政令之急職務之繁小篆不足以給下邳程邈始變篆文而作隸書以趣約易後漢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集篆籀古文諸家之書質之於逵作說文解字體包古今首得六書之要其於字學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處說之後者非說文無以法故後學所用取以爲則歷代諸儒精研箴究寧免闕遺宋紹興間三衢毛晃增註禮部韻略因監韻字畫差謬斟酌古今較裁點畫辨正黜俗特爲詳舉以今參之珠類玉暇尙存指摘如衮謚之類是也

聲增韻从口作衮誤謚時利切說文行之迹也夾溱鄭

也从言从方从皿增韻作謚誤謚音益笑兒氏發明六體可謂備矣然俗字混般學者罕能留心

小學考
承謬襲譌去真愈遠六書之法遂隱經典之文益差
愚不自量雅尙古典本之說文增韻參以諸家字書
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因作字鑑
遺諸同志以茲正體施之高文大冊奏章箋表與夫
經典碑碣則辭翰俱美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凡所未
盡觸類而長所正之字隨韻收入遞互研攷

顏堯煥序曰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旁搜遠紹作類韻
三十卷閱十載甫脫橐用心良苦余爲叙其始末未
及錢梓而伯英下世矣余懼其齋志九原其傳泯泯
一日忽其猶子文仲謁余出字鑑一編謂伯父無恙
時常在左右繙閱舊書講求遺事伯父器之類韻備

矣韻內字畫有未正者伯父欲正之未及留以遺後
人今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以卒
伯父志子旣叙類韻矣彞併及今編所由作可乎余
觀歐陽公集古錄原父楊南仲所書韓城鼎銘愛其
篆籀以今文古文參之喜形跋尾重致意焉信哉字
學之所當深究也今子用志字編以續伯父之書昔
人所謂芝蘭玉樹欲其並生於庭以其能增光先猷
也以子之志爲子之書方今聖朝崇重儒道持此以
往隨和在袞將有所遇矣於是乎書

千文傳序曰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
經典中用字類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

字書參之訓詁母怠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季手鈔成帙於是著爲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橐鄉先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爲之叙未幾而伯英歿其猶子文仲求韻內字之未正者正之爲字鑑一編復求顏先生叙之所以卒伯父之志也吁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夫人有所傳授察脈明而用藥審是以服之無疑不然則否今夫類韻之作始於梅軒翁終於伯英至文仲而大備更三世而成一書信乎其能傳遠矣梅軒之卒先子嘗爲

誌其墓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其兄弟子姪皆與余游故樂爲之書

張煥序曰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四聲不協閒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假借爲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吳郡李君伯英迺獨潛心於此考挾經傳搜羅子史百家之言凡有涉於四聲必彙而次之積十季而成名曰類韻以字爲本以音爲榦以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井不可紊用功旣已勤矣至其從子文仲又能廣李君

小學考
之未及辨正點畫刊除俗謬作爲字鑑以備一家之言余覽而嘉之然則後之觀類韻者循流尋原而音以明觀字鑑者口歧達道而字以正其有補於經史口口故述其作之之由而書其首

唐涿涯序曰字之爲文始於蒼頡之制作備於周官之六書頡之所制去古既遠不可得而考矣惟六書之義載在方冊尙可尋繹而諸先達之叙于前者已嘗歷言其詳何俟余贅顧惟六書之中假借爲多如漢史所載祠官祝釐是借釐爲禧也瘞身從事是借瘞爲勤也至於務省繇費則借繇爲徭神爵數集則借爵爲雀是皆所謂假借者後世不考古文字義往往自出己意砭劑之砭改而從金互市之互易而爲平已不逃或者之議甚至書魯爲魚寫帝爲虎而弄麀伏獵又有大可笑者豈非不學之過邪姑蘓李君伯英博考載籍嘗編類韻一書有識者已印其可猶子文仲又作字鑑五卷援證詳明視荆公字說何嘗霄壤闕可知已余故表而出之

黃潛序曰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近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

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
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輯以爲書學
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
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
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
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
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
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
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
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蓋生之世父伯
英甫嘗譔類韻以明六書假借之用而於文字之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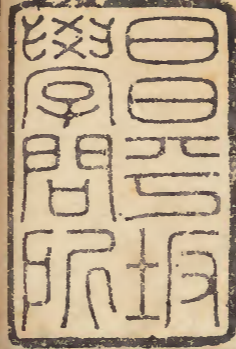
謬未及有所攷正生之爲是所以備一家之學云爾
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
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
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予于生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朱彙尊序曰元至治間長州李世英受其父梅軒處
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
者正其字書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
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鈔自古林曹
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
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

氏之正字通奉爲兔園冊飲流而忘其原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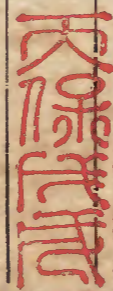
張士俊跋曰字鑑一書謨自吳門李氏康熙戊子夏五月秀水朱先生過余師子林酒後出是書云此子郡人之書而予鈔得之古林曹氏者前荔軒曹公屬購字學書故攜之以來不識更有善本否俊對曰無願先生留以授俊何如先生笑曰予不過欲古書之傳耳子與荔軒何異子有志予當成之俊唯唯敬受

教并請序以傳不朽先生時年八十一

四庫全書提要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集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爲榦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尙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間如橐从禾高聲而誤作橐隙从阜从象而誤作隙則糾干祿字書之失如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及以肇爲俗豎字誤从立作豎徹字誤从去作徹析字誤从片作析則糾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爲屯聚字而



郭忠恕以屯音述別出屯爲屯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佩觸之失他若增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芟字變爲孳隆字變爲墮陸字變爲隳之類則以爲承譌旣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變通之宜亦非泥古駁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傳本康熙中朱彝尊從古林曹氏鈔得時付長洲張士俊刊行之云



小學考卷二十二終

男學崇 技字

